



工人為用於連接刷毛和刷柄的鋁管進行氧化處理。

中國化妝刷之鄉——鹿邑。

中國化妝刷之鄉·鹿邑

工人為出口的化妝刷趕工。

鹿邑化妝刷。

國外客商到河南鹿邑縣參加化妝刷展覽。

王新芝的手就是尺，一捏一比就能給毛頭成形。

工作人員為化妝刷直播帶貨。

匠人指尖搓出精品

鹿邑化妝刷走向國際

河南鹿邑，這座浸潤着老子故里千年文化的古城，藏着一個「以小見大」的產業奇跡。正一化妝刷生產車間內，王新芝指尖輕攏毛束，指腹撫過蓬鬆毛峰，以「手就是尺」的匠心把控每根刷毛的弧度與鬆緊。這份對手藝的極致堅守，正是「中國製造」含金量持續攀升的核心——從流水線工人到精益求精的「匠人」，也是「中國製造」含金量持續攀升的堅實底氣。

在化妝刷行業幹了快「半輩子」的王新芝畫着精緻的妝容，坐在車間工位前，右手捏着墩杯輕擊案板，雪白的羊毛在旋轉中漸漸聚攏成規整毛束，左手拈起細線快速纏繞，不過十幾秒，一支化妝刷的雛形便在她手中成形。熟悉她的工友都知道，她憑着手感就能精準拿捏任意一款刷子的毛量，誤差控制得極小，這份「手測」精準度，絲毫不輸電子秤的刻度。

「這手藝是練出來的，也是靠心磨出來的。」王新芝笑着說，指尖還沾着細碎的毛絮。2021年，她憑着一手精湛的墩杯絕技，摘得鹿邑化妝刷行業職業技能競賽一等獎，這枚勳章背後，是近20年的深耕細作。

鹿邑化妝刷工人多達7萬人

王新芝的人生軌跡，正是鹿邑化妝刷產業變遷的生動縮影。「一下學就跟着家裏人梳羊毛，後來覺得家鄉機會少，就帶着孩子去義烏、深圳打工。」早年在沿海的中低端代工廠，她每天重複機械勞作，產品粗糙且收入微薄。直到進入一家深圳

品牌工廠，嚴苛的品控標準讓她猛然覺醒：手藝才是立身之本。她沉下心跟着老師傅鑽研墩杯、修形等工序，把每一個細節刻進心裏——毛束的鬆緊、毛峰的圓尖、纏繞的力度，都在日復一日的練習中形成肌肉記憶。

2012年，聽聞老家鹿邑的化妝刷企業漸漸興起，王新芝毅然返鄉，入職正一產業有限公司。如今的她，月薪超8,000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丈夫也在同行業就業，月入近7,000元，夫妻倆在縣城買了房、添了車，孩子就近入學，一家人格外安穩。「以前在外地打工，想孩子想得睡不着；現在守着家，既能掙錢又能顧家，這才是踏實的好日子。」

在鹿邑，像王新芝這樣的工人還有7萬人。穿梭在各個化妝刷車間，總能看到工人們指尖沾着毛絮、眼裏盯着毛峰的專注身影。他們不追大牌，卻懂行：「那些幾百上千的國際大牌，核心手藝還是咱這樣的手工活。」「中國製造」的名聲，就是靠着這精心製作的一支支刷子攢起來的。王新芝感慨道：「早年的『中國製

造』，還帶着『便宜能用』的標籤。現在不一樣了，咱做高端款，每一支都得靠手調——毛束緊一點還是鬆一點，毛峰修得圓一點還是尖一點，全憑手感。」

這份「手感定乾坤」的底氣，讓鹿邑化妝刷在品質上站穩了腳跟，也讓「匠人精神」不再是抽象的口號，而是看得見、摸得着的毛峰質感與上妝體驗。

出產全球85%化妝刷動物毛原料

鹿邑與化妝刷的羈絆，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一把梳子、一張案板。當年，當地有農民偶然發現，廢棄的羊毛尾竟能作為美妝原料，於是便開啟了簡單的加工之路。誰也沒想到，這不起眼的羊毛尾，自此搖身一變成為遠銷海外的「軟黃金」，下轄的張店鎮也漸漸打響了「中國尾毛之鄉」的名號。

這座古稱「苦縣」、浸潤着老子「道法自然」智慧的古城，似乎天生就帶着「慢工出細貨」的基因。匠人們不貪快、不跟風，憑着對手藝的堅守，讓化妝刷加工從家庭小作坊慢慢發展起來。如今的鹿邑，

已形成從原料生產到成品研發銷售的完整產業鏈：其中開發區入駐規模以上化妝刷企業達163家，創建自主品牌63個，年產化妝刷1.5億套。更令人矚目的是，全球85%的化妝刷動物毛原料、80%的人造纖維毛原料皆出自鹿邑，產品出口量佔全國總量的60%以上，遠銷30多個國家和地區。

王新芝所在的正一產業有限公司，正是這場轉型中的佼佼者。目前，公司產品已突破1,000種，銷售收入近一億元。「當前經濟形勢下，消費者更重品質而非品牌，『中國製造』的含金量正持續提升。」總經理秦正華的話，道出了產業升級的核心邏輯。

數看鹿邑縣化妝刷產業

- 自主品牌63個，鹿邑縣先進製造業開發區入駐規模以上化妝刷企業163家
- 年產化妝刷1.5億套
- 產出全球85%的化妝刷動物毛原料、80%的人造纖維毛原料
- 產品出口量佔全國總量的60%以上
- 遠銷30多個國家和地區